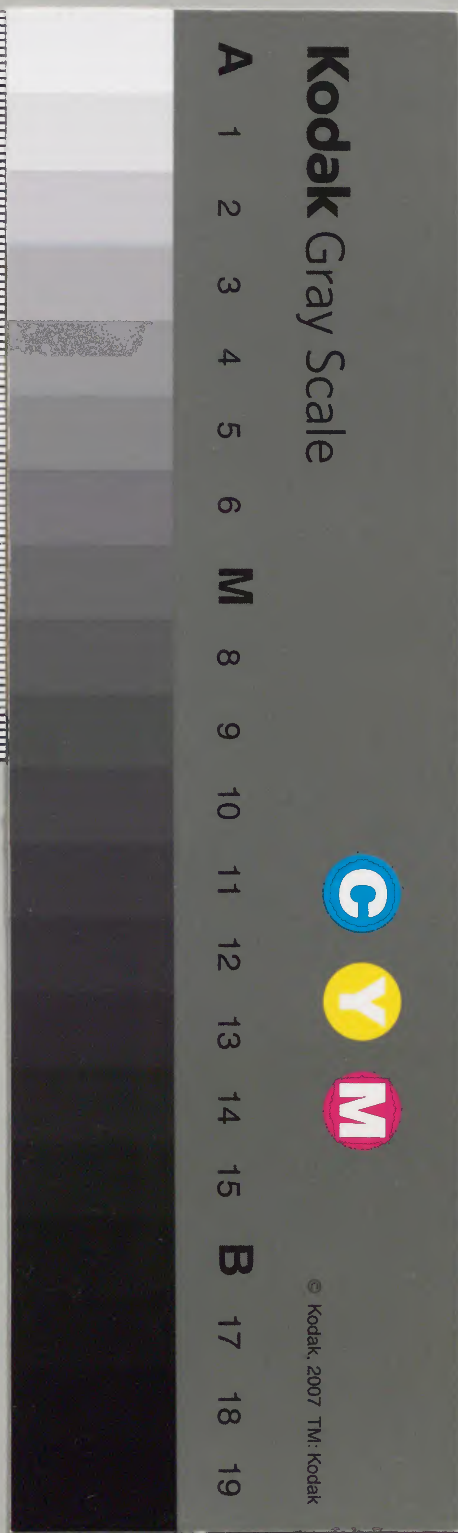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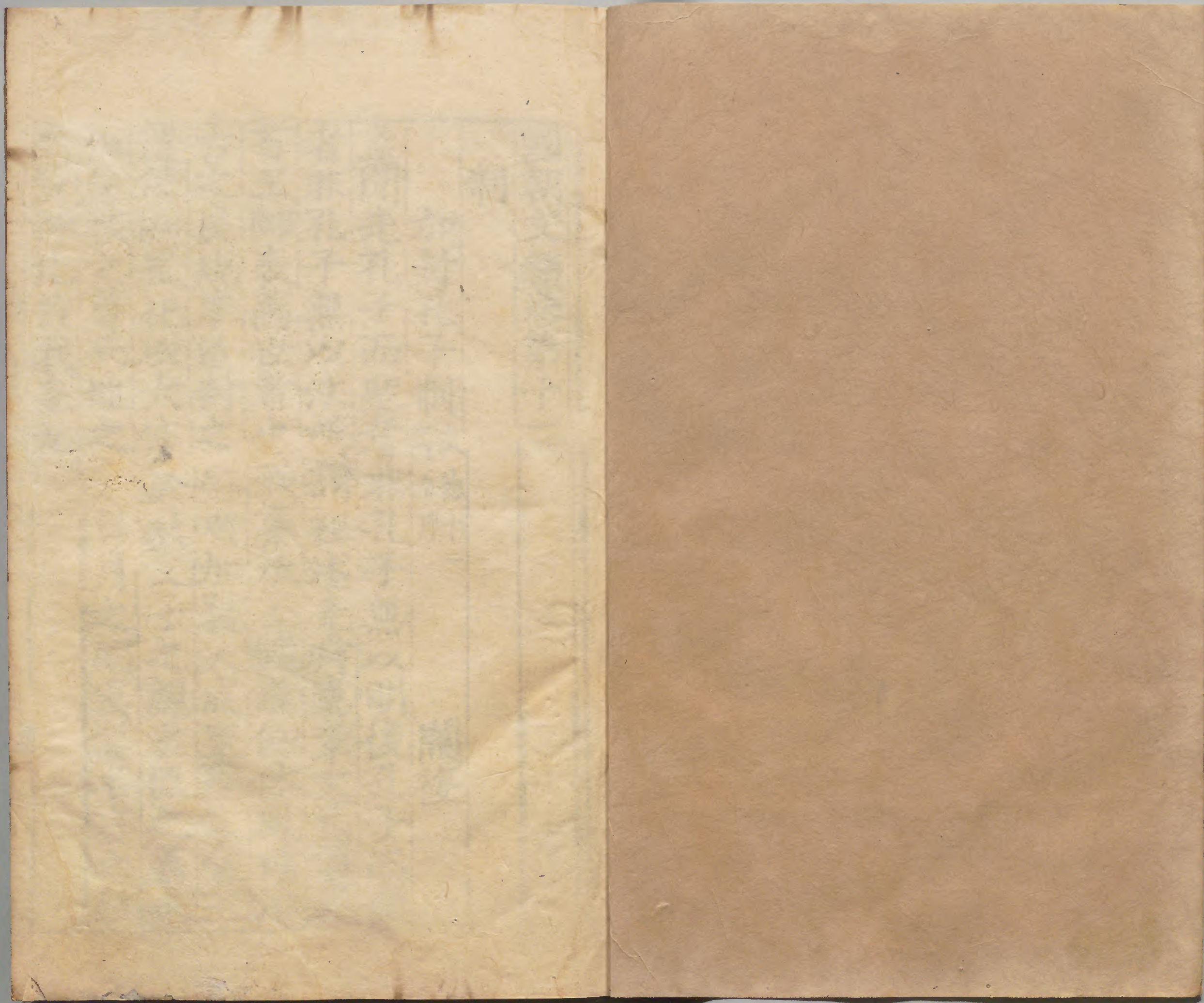


十一三ノ十六

庫文閣内	
函	四七二七
架册號類	一六二七

内閣文庫	
番號漢	4727
册數	12 (3)
函號別	54 8





國朝文類卷第十一

制

加封孔子制

十八德十一月十九日

關復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
 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
 古之良規舉追封之
 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
 盛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
 惟聖教之尊天地之
 八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
 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加封孔子父母制

聖元年

謝端

闕里有家系出
三朕幸觀人文
之大成原道統
契至湯下遠正
焉有闕必先克
之有本源雲仍
既襲於公之封
考妣宜厥夫素
王之爵於戲君
子之道考而不
繆建而不悖于
以敦典而叙倫
宗廟之禮愛其
所親敬其所尊
于以報功而崇
德尚篤其必以
相斯又齊國公
叔梁紇

山請禮天啓聖人之
氏之有作集群聖
周文王論世家則
已遠矣故生知者出
之生天地如鉅海
之生天

可加封啓聖王魯國

公夫人顏

封啓聖王

天人

封宣聖夫人制

虞集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
之廟尚虛元姬之封
聖文宣王妻并官氏
焉因流風於殷禮琴
瑟若於遺聞儀範儼
其命鼎之銘號秩秩
皇皇文治天其典河

又本闈門以成教迺
瞻素王六舉之斯為
盛矣大成至聖宣聖
無裕世家遶豆出
御書燕樂於魯堂
功言其合符三兩
禕衣之象稱倫言
欲廣開睢鵲巢之
化鳳鳥之祥可特
封大成至

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母

制禮疏三

張士觀

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古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以命永賁神休可追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又

追封伯夷叔

齊制

閻復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乎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封周子為道國公制

霍希賢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

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
書而同歸一誠俾垂垂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
泯朕守成繼體責實嘉賞追念前脩又稽彝典已
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我霽月光風想清
規之如在玄衮赤芾冀龍命之斯承

楊庸教授三氏子

孫制中統元年九月

揚果

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徃往
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
氏顏孟子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
之業

許衡為懷孟教官判

揚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子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
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嗔小君所短為盜者畏王烈
之知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擇
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惟前
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
喪斯文以弼予治

降封宋主為瀛國公制

王磐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直木開乾坤一統眷靖康
之餘裔擅吳會之英

國家誕膺景命本有承平之運風朔雪之鄉盡修職
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盡在六合而混同豈一
方之獨異用慰逖蘇之憂三夏異問罪之師戈船飛
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羸乃
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誤國之
誅斥群小浮海之議決謀當禁送款軍門奉章奏
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
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司徒瀛國公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敬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
自報功古有彝章朕茲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
沉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略至分茅而
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况結知於累朝迨總戎於
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內秉國均無
筦機于右府外清邊祲授鉞于齋壇可謂威惠
之交孚抑亦忠勤之備至以荆蠻之蠹重煩汴
省之趨惟時艱行等之而款三不圖晚志遽引
年以謝歸申言盛德之

左丞董文用

李槃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也報功賞國家之令典途雖殊於生死禮官亦於之榮故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董文用王佐之才將家之子自出宰於劇縣嘗入侍於潛藩山路間關謁戎輅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扈龍舟首渡於三江追子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彼淮浦至于海邦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勤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父已歿於兵鋒比來揚子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

忠孝萬古芳香及茲幹事而回方以不次而待何言中路殲我良人蓋非卿孰佐於朕躬而獨朕悉知於卿意弗頒異數曷慰永懷其陞一品之榮以賁九泉之隧倘其有識歆此無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忠獻公

丞相伯顏贈詔制

闕後

天下大統不嗜殺則一之聖主弘功蓋必資於賢者昔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伯顏等嗣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

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
降當其登臨浦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
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
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
教遂覃於百粵遠朕慕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求
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節於戲曹侍中江
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
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丞相阿朮贈謚制

閻復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閭之
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
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
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

先皇大理之征佐廼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
趾拔襄漢而下江南爲聲輝父萬里若衽席之上
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
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三章異等之恩於
戲青史屢言諒騰芳之有求黃河如帶尚流慶於
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諡武定

丞相線真贈

開復

蕭曹翊漢素非閥閼之家房杜匡唐卒之鈞衡之
嗣眷先朝之碩輔綿累世之芳猷永懷弼亮之賢
庸示褒崇之禮太傅錄軍國重事歸府儀同三司
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完澤之父故光祿大夫中
書右丞相宣徽使線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明
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真
鷄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
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

於四海躬承

世祖肇隆中統之丕圖子侍

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昭先德
之華維垣進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六國錫號著
勳庸之偉易名守節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
典非由於沒請表南宮雲臺之象既彰異渥於宗
臣措天下泰山之安抑助貞勤於上宰尚服休命
永播英聲可特贈宣忠深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追封秦國公諡忠獻

丞相和凝靈石贈

開復

北方間氣寔三命世之材
選慨英靈之在富
書石丞
峯之首
教更張化
新美至元之大
忠定之剛著績熙朝既闡文明之治
居禮義之鄉可贈保德協謀佐理功臣
儀同三司追封齊魯國公謚文忠

翰林承旨王磐贈官制

王之綱

崇德報功恩靡忘於先正易名節惠
章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志大以剛識明而遠惟根
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後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
乎有文出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逆黨
星言發青蓋之蔽明斥權姦露素之紫微之柄出
于藩則用藝民氣入規章則允契服袁贊大議於
廟堂播清芬於簡策談上東戎不顧身請復外
臺毅然抗疏是以皇
之勤正有待於之
屢陳於
歸梓里庶

衍椿齡於方弱菲於丕基天不心遺於一老追惟
往行揚為興優俾超進於孤仰於兵瀕於寵數於
戲千古端源之學為以踰條一士志義之心諒無
愧載顧二賢已膺於美詔而兩之宣姚於前休精
爽如存欽承不昧可贈榮祿夫之天少保諡文忠公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
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父
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
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

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
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
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
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摠衣滿戶外
者列履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
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于高鳳翔于切必德
輝乃下爰立相以亮若愛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
說命之言丹雘斥姦以不避雷霆之擊青臺治
曆本於笑日月而送迎絲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
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處在爾身有垂

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臣雖成廟納書
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
用申錫密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二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姚燧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勲魚
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
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
奠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

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
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
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
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字併申褒
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
日分國於聲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某官
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姚燧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乎城之將走可異恩故
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禮經其官某其在弱冠嘗

為選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敵號為虎視隱然
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之縱我之朝聞求可居
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
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於棘門已折衝於尊俎握
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
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阨危則膺
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蹙堅城
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
年弗永為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
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或魂

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其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姚燾

臣為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
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
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
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
籌邊為

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

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效之私寤寐不置

百其身以奚恤一迺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
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
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
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
如震如怒枉金華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
國之紀群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事
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
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
麟臺之貌照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碑
大書於神吹過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忠斯勸矣

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刺而氏封王夫人制

姚燧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

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故帝制偏
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
廟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
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為推忠翊運
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

敏王其故妻扎刺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
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
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娘賢不得食子大
夫糾官邪之祿非貴玄壤曷慰貞魂可封順昌郡
王大人

丞相塔刺哈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干訐謀廟堂為相一
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
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
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節

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

由爾世曾為我親臣
世祖至今也凡三朝
廉明而忠亮與夫共
之原居以右相絕不
善調護而長官師
所裕為一德可以
榮之可懼視俸利
辭免其太尉均受
觀父子之並相一

官而又者非一日灼其

而溫文卷茲中書出庶政
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
略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

三五六立簡繁務思過
羅銀共者十人爾先
既爾爾還致於司空
六為一及千古改為改

作緇衣何類乎武
方歌功於清廟
者存益信神難明
誓爾後均呼乎淮
束之高閣如失立
靈明歆朕休命可
臣開府儀同三司
妻啜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于今三
平星緯咸若民物
巨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于
而獨難遇憐乃公獨傷於漠北
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
工人不作於下泉咨爾
等贈封謚為懷忠昭德佐治功
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姚燧

群工凡嘗執政
之賢亦與嘉襄於
妻某毓秀朱邱作
順著稱垂範閨闈
萎不終榮顯懿彼
正邦君之顯位
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
相厥大子為世英宰而芳蘭早
宗戒失此女師開言壤於淇陽
我新寵受爾幽靈
姚燧

耶律鈞贈
臣克厥艱而始民
忠眷予問義之人
難斷抗章是用
敬美德子焉能仁皆由父教之
神實漢漢朝之位長固求還笏
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

大學士中奉大夫
東平路工區所長
遼室之遺苗補死
家而又誨嗣續善
之習自夫共工之
漿振衣岡于千仞
焉接下以恭其臧
知止抑展在家而
必三老於乎神遊
安往昭章於疑墓
嘉誅以

禮之重於見平生
憂統禱然同俗之
安爭饋肆乎五
惟考雖耆耄於禴
祠也親八故者民
耳匪直入官而
棄世於九齡負為
國之細乎故鄉哀
寵即封用煙罔遺
可特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涿水郡公諡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姚燧

昔我

太祖皇帝之奮舉漢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
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
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
故高麗王王敏深於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間
不容髮自非美志端慈明識遠慮瞻克如是哉又
屬遼民餘孽僭竊其號在肆一弁兵陸梁假息重煩

命將致討工時冰雪阻寒饋餉不通而職乃能供
侍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
往殄殘寇其於建國南基立勲王室保民興邦莫
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
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運咸不其躋歟是宜追崇上
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
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
章酬我舊勲同茲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

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阜祚之興隆借名
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
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
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
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既勲以親宜真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
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
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璋移

孝為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脩者典章文物皆
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
帝女之降釐旋律嗣三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
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膏秉鈞以東征期奠枕
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遼兵壓卵以泰山
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后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
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
是似則斯人沒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
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為襟何必刑
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章可

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為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
樂田其先有功於

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即公宮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淒白露
於薰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其官高麗國王王璋
之妣皇妣安平公王高麗王妃發祥坤液分派天
典以舜之齊明焉古公曾父之妾女善於

德... 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一已續其父
可謂... 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
... 屬於戲... 他邦之... 距北關以五
... 之河... 十二明靈可作殊報
... 封... 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配

八類卷第十一

國朝子類卷第十二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 王構

洪惟我 祖天錫勇智正萬邦... 眷爾家世篤忠貞
有成績蓋本深而未茂其德... 者流光開府儀同
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濟陽王征東行
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三... 璋之祖故高麗王王
植祗訓向方飭躬迺吉風... 儒雅奮勳材猷初父
命之親承以上宣... 貢會... 肅西巡于川徼而
世皇南撫于江... 聖期... 李之... 寧... 歲華之易

途屯以永內訌仍違于家艱號渙其申還納旋磨
于晝接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
必中于事機進次第忘于禮憲言違明廷之質有
來家嗣之良釐降辰親示渥特殊于它姓服勤尊
主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諛是征屢為先導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為
有守昔戡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益
旌舊哲庸賁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
社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舉於
戡匪報也永為好也恩隨鸞檢以疊疏惟有之是
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
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敬

昭令德于前人爵已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玉母恩
特侈于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
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簪圭功
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
彭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為貴壻況有賢
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縵鸞檢
翟弄魚軒於歲重莫重于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

莫榮于錫號往款加祿之章可定封高懸三祀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曆武定方維聖業肇之
益廣恩加降附宜寵數之兼隆延睦者英其敷制
無趙與芮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宏曩在商郊屬
為近戚儼若典刑之舊歸然於望之尊阻鄰好以
弗修知天心之厭楚棄官榮而高蹈偉王子之去
殷幾年退處於鄉閭庶事靡聞于朝著執吾信使
惟彼權姦爰興問罪之師用慰心後蘇之望江左之
運城不守始奉表以請降浙西不之遺老雖存亦挈

族而來覲然制有上下等威之別而情無親疎遠
近之殊分主惟三爵已崇于而主降級以兩名未
正于爾躬是用晉以文階賁之華綬天秩亞上公
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辨宗伯之九儀王者
所以示綏懷之禮兼洪範之五福人臣所以全安
養之榮茂對寵光往堅素履可授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阿里海牙贈蓋制

王構

朕惟不世之主權有一世之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
功方一統之宏圖一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

勢甚建統制湖三三言安之猶掣肘儻弗資其雄
畧其何真于運方三三三六六湖廣行中書省左
丞相阿里海牙端憲三三三疏通聰明而果銳禁廷久
侍簡眷良深朝政參三三三三三有賴遭明時建長策
機決于十年之先三三三三三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
外下江陵以為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
咸除率虎旅平吞于桂海降旌隨豎故龍驤直抵
于錢塘倚惟蔽袞之加煥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
于貴近勞還位亞于侯王忠於國惠於民靡不用
真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孰能與於此哉雖當等左
於之特升顧今日彝章之未舉佇遂圖形之制
深撫髀之思爵首冠于台司封乃疏于舊國曰古
以旌其戰伐曰定以著其和平名則易之期百三
世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歲周宋為鐔石城為鋒
朕仰繼皇王之六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為
宗社之元勳尚冀英靈永言歆格可特贈佐平南
紀宣力功臣關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還封楚
國公諡武定

丞相荅剌罕贈王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走守之叶助天不愆遺一老

其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荅刺
罕嶽瀆英靈乾坤問氣執德弘而信道篤提身正
而格物深判宗寺兼示恩威奠藩封于磐石之固
坐廟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
外為重輕事不以險夷為去就廓神明之藎有窒
皆通推惻隱之心靡寬不釋惟獎善疾邪之太甚
故積憂成恙以相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寧恤儉徒
之巧沮佩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器之它攘刃游
于批大卻之餘器別于遇盤根之際離綱未綴一
一堅抗群嘉泰運重開百慮竟如素策顧嗣基之

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績武功出膺邊瑣駟介不
煩于屢駕衮衣佇俟于來歸云胡馳訃之聞遽爾
輟朝之慟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匪死而亡然政
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議揆以舊章
真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典教典並
以褒崇東平廣平罔俾專美嗚呼國家之講制度
一二臣式克似之天運之在人心百千世不能易
也永言孚格以啓方來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嗣德罔不在初... 偉績之特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史... 絲禁籟出摠戎行英明氣本平天資方略悉合于
古法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
猶保稚嬰允矣著績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
于嶺海之同風顧宣力之獨多其推誠則弗替終
始三朝之眷賜環屢壓于宸班優游六藝之文緩
帶雅稱于儒將是宜賁之華綬衍以真封以酬既
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象秩盍冠於

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祿服刻
言可特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

翰林承旨姚樞贈諡制

王構

昔有先正... 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于
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
之塗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
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
拘于一例恩特修于履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
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
以淵識弘謨爲國著業以清彞素檢爲時楷儀曉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六

萬事安異同式群工壹統累周旋必禮温温維德
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于宸慮
宣澤丕應于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
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
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
時者壽其誰歟歟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
道親傳又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
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
衣仍袞黼棠陰未徙昨延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
章以介其祉於戲行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

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茲
命以求其傳可加昭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朕尊祖敬宗升崇嚴謚推恩錫類字告明廷鴻文
鉅冊之參脩緝典彝儀之詢考叶成興事允賴者
儒迹先德之繇來嘉惠術之同衍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姚燧父楨名門甲姓
偉望通才初與長公昭芳于西洛繼為膚使持節
於南壩以拯濟生靈為心以搜揚茂異為任麥艱

危而靡恤期德澤之玉露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
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義門
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略有
鬱干中蓄奎名世之規以貽于後匪之深流之濬
培之厚發之弘嚴潔雄深文獨高于衆作光明正
大學載侈于宗傳况密旨之親承時洪謨之叶贊
成吾孝治緊爾義方既因其親以及人之親故尊
所教俾掌邦之教而先兄後弟繼文以忠以章節惠
之文以示遺經之報於歲貞風千古巋然不廢魯
靈光太史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永言介止式克
歆茲可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魯國公謚
忠獻

留守段貞贈謚制

王構

蕭司留務漢高隆端本之規垂作共工虞舜迪有
邦之訓昔 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時亮
功朕其疏渥通奉大夫大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達魯花赤提調大都屯田事大都留守兼少府
監段國幹故父銀青光祿大夫司徒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屯田事提調大都留守
司少府監事貞際身際之運效乃所長襲通敏之

休善於其職端莊恪慎忌密疏通心休休焉如有
容器渾渾兮靡可限卜潤漚食惟洛議首定於遷
都象天漢揆之官勳屢書于考室應叢機則曲當
奮竒略以無前審勢度材六司之事異矣攻金刮
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貫凡十七階翼皇基于億
萬載慨生存之莫復宜褒謚之兼崇以衍封腴以
疇勤濟於戲紫微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鯁論直
言無復見典刑之舊尚其英爽式克欽承可特贈
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安國公謚武宣

播州楊邦憲贈

王構

朕惟祥柯重鎮介巴冷洲之間世其守者曰楊氏自
唐涉宋代不乏人嚮立自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而
附 世祖皇帝實嘉之遠朕纂服嗣子漢英
率先群牧述職來歷一父歿未謚乞褒贈夫爵以
馭其貴謚以成其美古之道也況先朝屏翰之
臣邈在一方而能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
屢效忠勤如邦憲者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
功惟尋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謚
某官謚敏惠

平章廉希憲贈

元明善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濬州受鉞專征天賚良
弼為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
實新故榮祿大天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
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
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
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
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
患進大儒摧大姦耻身弗及伊周耻君未邁堯舜

言昔賢之所難為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
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
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
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
貞也稽若三章得茲三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
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增維忠佐理頌運功臣六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參政商賈等制
元明善
若稽世祖皇帝肇自濬州受鉞專征天賚良
則有若正承

才濟經世之... 朕服石... 武文迭效... 入中書樞密... 名臣率滿... 耳朕是私... 言壤於... 王之資也... 可贈推誠... 柱國追封... 元明善

樞密趙良弼贈... 制

元明善

晉 聖祖歸自武昌... 宗戚叶從無何... 指先二使以... 及此軫念... 知政事趙訓... 洞察其幾... 亦盡瘁于... 弁裳而冠... 必大義純... 袁宥密八... 致謙謙... 示履具見于典刑

婉良籌每資于臣異賜第之
堅雖房喬不忘秦府之游而
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
申異渥於戲迪世以章平之
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二
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
正

留未久引年之請彌
李泌雅志嵩陽之隱
復如卿特示崇褒蓋
訓有茲其華疏封於
勸知其欽承可特贈
司追封韓國公謚文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

元明善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
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

韞璞孰窺至珎緬懷遺
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
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田種木深期蔽日之
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
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
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
之願宣茲異渥寵靈營魂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落中天之運豹和宣武叶成上國之
光想風雲之會匪常嘒日月之流如猷爰加顯號
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顯運功節功臣太

三十一

董士選

三十一

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益忠烈俊
被褐潛珎弃書學劔戎馬折衝之未慙志已出塵
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艱險之
際兩復真定於欽藜之間釋兵而農所活者衆延
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閱生前之語虎
頭食肉終有期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
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
異數於戲脩祖廟陳宗器在于君臣之交孚光王
宰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
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誥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天忠孝兩立斯為佐命之
殊謂竹帛曷能以既其烈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
惟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心口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
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忠獻文炳正大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
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
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輝戈埤堦益
張其羽靈長風破浪蒙衝一掃其腹心政在養民
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去一活人何益於曹彬嶺

嶠宣威南人不遠反矣塞請討周公方且膺之
恂恂持儒者之風器器堪大丘之節靖念丕圖之
建深深喬木之恩裕于皇天儼若帝庭之陟降
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慶示錫以嘉名胙之列
國堂武襲建牙之舊開已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
終古永譽於感英才間出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
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頌明制尚慰靈魂可加
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門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歿猶不
朽瞻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
氣和而動植自寧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鷲感伏結
深知于世社參大政于武皇隆運每振

于憲綱動靜允維子國體遠照嗣照三卿來天賜
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名參專一白節行軫念南顧
之憂遠何馳計之聞善有忠表之渥於戲劇寬長
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典中庸請當以臺閣之任
事乖往古恩慰九原必爾登魂服我休命可贈推

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中丞崔文贈誥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瘼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或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蕤之儀繼被瀛洲之選靡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寢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容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

邊文昌之奏嘗食省密之司于琴瑟也
七也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為也
中執法之官既立古倫以易趙堯在朝好不可
汲黯薦老儒而備顧問崇教以洪範論法人命
於頃刻之間曰夫我於書經之一下以天留素憲臺
之輕重辨邪正公天
民曾不避犯難而直諫
如存亦守于
保開府儀司三司
平章太

平章太

平章太

混一之期有焉... 志臣其
器博則用迺周其才全... 章政事
群帥而瞻庸豈限于... 軍都指
議樞密院... 後衛
揮使李庭宣力襄... 歷試俄
斧鉞之升崇劔敵萬人縱橫... 一面出入
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 以馬羈
而捷驚疇爭執訊之能其... 聲
烈特聞于今日至于... 聲

聖祖東除僭孽所向無前翼先朝西真遠取其猶

克壯決策于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
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封
之弗逮名焉節惠以為宜於戲黼冕桓圭昭其文
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光
無斁可特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
國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丞相... 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 及子
孫咨爾在廷... 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 識遠心廣

氣和勲名克爲於前入藩輸以勤於外服昔將平
於內難朕大猷親方深計於中途知獨夫進志存
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至幸享尊榮之報乃
復煩於機務非示寵於遠良是用命以詔諸侯三
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奉於壽齡既不遠
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觀元資三坐鎮一方於戲
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父爲國之屏敬哉有士有
民永建厥家母棄朕命

高麗國王耶加恩制

張士觀

高麗國王王耶加恩制

於先猷以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
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
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茲荐
頒於寵數其益厲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正
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
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
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
中書省右丞兼行國高麗國王尚兼渥命以介
福祺

安南國王

制

程

委質歸朝既三
功誕播明綸
遙授湖廣等
天者事大期
作懼祖宗之不
世皇蒙天地之
伐罪弔民終焉
爾守彌堅拯溺
留湖右幾三十
肆朕即阼亟其
而授職於戲內
來爾益拱辰星
紫光祿大夫安
書省平章政事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
所眷知比因疾
中書平章政事
旃已作禮樂
之臣左立

如其初太清... 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
新服嘉乃奮... 節詎肯詭隨低低而言類
多裨益... 高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整
裕心之學... 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
後就蔡封而襲... 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
廣敷陳於經... 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
匡公提調經筵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真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
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明閨門之化爰旌令則
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
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
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出爾內助秉柔正
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庸視茅
封而進秩式頌芝檢以疏恩於歲夫婦相敬如賓
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獲世... 於後
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素稱

八柱承天... 龍... 日輻說見於中
街愍死難以成仁... 錫... 故中書右丞相

弄位鼎彝三社閭閻相明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
遇獨持國之炳著祭之先樂陳於二者不足言見
於事者為可則年聚歛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
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糜替門絕私謁
懸衡之鑒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
盡言招過儉謀愈深邊陲莫能奸黨滋懼變成肘
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
明朕心在真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
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為鉏
魔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
忠獻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
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
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
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日之間禮樂以之而
興隆陰陽由之而順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
六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不忽木事行御史中
丞不忽木明允篤誠溫文肅穆聖道得先儒

淵秘之傳 燕勸忠規承

世皇簡注之渥 荐薦器使 猶塵生 華殞物洽 聞而

守以正經 德迪慮而不近 名屬 無朝更化之初 開

明堂垂拱而治 升居台鉉 俾釐 訂謨一澄 苛弊之

源 大洗姦諛之迹 事立斷言 為天下之公 知無

不為才實 王者之佐 攬群材而並進 理萬變而不

疑 弘沃聖衷 誕孚辰告 翊先帝履尊之際 輟元臣

分陝之行 再入東鈞 遽聞辭疾 弥綸軍國 閔勞機

務之煩 提挈憲綱 坐見朝廷之肅 儵號隆福之僊

馭旋驚梁壤而山摧 寧不百年遂士一鑑 備觀規

摹之盛 可謂社稷之臣 肆予山撫軍言 還懷茲懿 德

當宁而嘆 恨不同時 圖高密於雲臺 丹青罔既 詠

裴度於丘禱 柱石徒衰 是用寵詔 以帝傳之 崇賜以

周公之履 庸起具臣之勸 允為儒者之光 繫爾英

靈 歆茲明命 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 開府儀同三

司太傅上柱國 追封魯國公 諡文貞

思州田是忽而不花 封二代制 馬祖常

國家外建藩屏 以靖遠人 責其宣布 懷柔之惠 能

使恩威並流 而一方清謐 若指于國典 可不賞勞

乎 具官某 父某 官某 回一肩 朝途 能勤庸 服官戮 力小

心不聞有過乃教忠於朝息得寵慶於世家茲朕
所不忘者也故命追褒異數階秩一品有靈在幽
尚迪爾後

比屬有司考禮于邇典矣而婦人之貴嘗視其夫
子焉况有鵲巢汝墳之懿能行於其閨門衽席之
間者乎具官某母某氏女儀柔婉來嬪辨族相其
宗事珩璜有節又能篤生令子服予疆場撫綏之
勞湯沐衍封胙以列國其尚歆承休寵爾後昆
以延饋祀之無已哉

朕以孝治天下凡人臣之親悉命四其班列之次
功庸之等以為寵數之異焉具官祖父某官某昔
備官使輯綏邊氓頗著惠懷有譽南服夫天之施
仁於物無間朕敢不法天已哉宥密之司階品為
貴啓爾後人保茲終吉

先王制禮婦人之義飲食衣服祭祀而已非有與
於外事也然或婦道毋德可以表率宗族而成其
夫子者顧宜有以顯貴之也具官祖母某氏早躬
組紉克遵女戒作配令族柔閑儀惟時聞孫扞
我邊圉膺被爵祿光寵于時而爾可不疏封鄉國
以廣彤管之訓乎贊書在冊其告泉壤

太史令王恂贈詔制

王士熙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隆
之盛碩儒既往紀制宜如故
恂雅德端方醇氣淵懿學邃
之逢嘉謀嘉猷有則入告于
被于民參儲闈調護之勤聞
漢廷之園綺職專堯典之義
辰之順軌崇術造士詩書禮
家之基正節折姦邪之氣朕
觀嗣子之陳深切思賢之感
立平披雲漢識

裕皇舊學之初誓括山河啓昭代新封于後
公袞謚易佳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于生死九
原可作尚哀榮于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續可贈
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定
國公謚文肅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見危授命乃三子之至忠崇德報功寔國家之令
典表茲奇節沛以新恩故監察御史觀音寶以才
大夫為真御史蚤給事于宿衛每供職于諫言殫
輸向日之誠益厲飛霜之烈實封奏疏欲竭力以

回天密適人竟交讒而臺國互激雷震之怒誤
罹斧鉞之誅凜雖死以猶生諒無善之不報於戲
紫垣垂象正執法於星辰青簡流芳永爭光於日
月尚期貞魄服我寵章可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
上護軍追封漁陽郡公諡貞愍

丞相伯顏祖考封諡制

宋本

元宰立功懋贊千年之運大廷敷號紹開奕世之
封沛流窮源積善必慶故中書右丞相伯顏祖考
故千夫長阿刺沉毅而彊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
禪奮蛇矛而深入扈征蜀道裹馬革以長

夙著於生平陰薦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闢中土
而大同地隔江淮獨東南之未下廼生孫子一我
棄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位既登於師
傅秩並進於階勲胙土分茅易名節惠于以舉公
朝之憲度于以嚴私宰之丞嘗於戲王父抱孫事
業誕敷於闕闕天子建德恩光永賁於幽潛尚其
有靈服之無數可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康

御史大夫相嘉頂利封諡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勲之胄而象

賢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懷
故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
碩利鍾純美之資負經濟之畧粵若廼祖相我
世皇始成混一之功未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
時聞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
誼而夷險一致居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
彊本以折衝河汴交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
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士民肅清綱紀甘棠之
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愍夫既世濟厥美
而不天假之年繫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胙三廼

啓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贊書貴于幽壤
於戲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
盟尚益昌於爾後英爽不遠服茲寵靈可

國朝文類卷第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踈不期虛名偶塵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

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

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

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

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
難於君陳善閉邪廼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
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別區區之愚亦或有少
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
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
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
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
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
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
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
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
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
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
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
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
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
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

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

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
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
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
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
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
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
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
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足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
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
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履庶務
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台古人謂得士者昌
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治之體知事之要
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
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
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
為君子孰為小人復是患得患失坐視其
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豈云為能致氣味之美莫
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在按虧食之數得法與不
得法固難一律論有焉不能言必借人乘之有五
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堂堂天下
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
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
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
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
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
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
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
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
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
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矣苟延歲月莫知
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
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
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
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

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也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得人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得民心 防欺 任

去邪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之君師必與之
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口重使首出庶物而表
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
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其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
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亡一日之難有不可為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
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重至為君之
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
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
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
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
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
壘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哀稟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
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氣也同列之
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
相制肘子詹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
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發言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
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
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
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
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
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
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素
何爲人上者多樂分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
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
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
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若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
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

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與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處有易有險考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幾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察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

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入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至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鬼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贊其言以而恩鼓其志以張勢人君惟無愛
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其藉其憎以復怨甚
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惜也強短之使憎若
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
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
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適
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
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
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

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盡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
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
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
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
知之召之命之況如廩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
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
然引去者雖或信用使小人參其間責小利

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
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
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為人君位處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已
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
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
合况姦邪佞媚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
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
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
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又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

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甲辭誘人於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

之誦宮闈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

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

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

大臣不敢言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此前人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
不已難乎雖然此謂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
焉如宇文弼及之後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
固宜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
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
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畋于洛萬姓遽仇而去
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

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
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
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
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
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
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
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
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
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
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久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告天下天下悅之與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然
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天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
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
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
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
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
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
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
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
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動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可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共使四十年間海內
歲富黎庶無樂業移告訐之風而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接之業猶數倍於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受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
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
冬三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
應天變臣請與其妄意揣度曷
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
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曰亦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
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
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
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
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
功可必否則變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
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禹湯古之賢曰必曰稷契蓋

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授也又知堯舜之心而
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
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
俊德至黎民於變既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
天道之實也撥播云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
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山書之首篇曰
堯典曰舜典自十七八時已能謂說爾後溫之
後之推之行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
始大曉悟以是參詔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
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曾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
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
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
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
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
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
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
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
不惟不無生財而斂財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
之善所以防者為斂財之具無事於防矣則不
之善所以防者為斂財之具無事於防矣則不

能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核
皆知為云下多當則皆誠能自今以堯優重農
自愛則金自行禁自止民勿使獲言盡歸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諭而奮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
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
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
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
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

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慎其志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

士安於田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
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
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
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

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
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
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
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
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
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
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
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密亦乃與之為地甚至無
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
不知天下四方譏笑然謗一止以為不當理也最宜
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去吾怒也
守信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
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
使人不信

班師

郝經

易文言傳讀元之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之德也。三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德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

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虜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元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居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而居天位者。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較報之以兵。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

以逞無疆之勢皆元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元
而不悔者也漢高帝唐太宗元而有悔者也雖皆
元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
元魏孝文漢武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其惟
夫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
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
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
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
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
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自平公無以來皆元龍之師也惟務
進取不違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
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勿忽無故大舉進而
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
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遍告諸
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
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
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文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

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
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朮也師不當進如進
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
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
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
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
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
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
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于江黃津渡

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梁
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倚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臣
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
而去汧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擗突過滄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
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下欲攻城
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寇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
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
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
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
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
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
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又有歸志不能
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
察國王與本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而域諸胡

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
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
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
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
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
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
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
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筵奠饗締構重複必
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殿下以

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
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計雖禍於未然先命
勤兵把藝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
路定疆界以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
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皆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
大行皇帝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
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左官於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十女輯召太子鎮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

元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冲勝元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
 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流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
 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
 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者有志於天下者不
 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
 所不能變卓然與天並立沛然與造化同會厲風
 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以貴之而已不以為

貴以為己所當為之器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
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皆然天下一大器也用
之久則必壞壞則必裂裂則必碎分裂置而不
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
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
者則為之倡率其時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
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
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
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
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塵
澁放飭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嗔然既飫而足并其
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飫之復至矣至於神器
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
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
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
不棄也以致治亂興廢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
安全必至於成於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矣君而陰天下之亂至矣君而殆天下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之士者至某君而止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
配天立極繼統作帝之始也若夫則可謂
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
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
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
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
周則曰武帝一帝於隋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
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
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
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

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其大有
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
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
於大壞數君之才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
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豈
然其數君者獨能獨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
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後漢法亂紀數舜倫毒海
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乎以自蔽甘為慵懦者
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編歷四紀恢拓疆宇

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其功而修完之功帝遠
天下之器日益繁而生民日益億也蓋其歲一矢
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豈有河朔便嘗創法立制
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派蹂荒壤國勢大張兵力
蟠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
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
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
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六司令廢則民政亡財
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六行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
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跋履
天下莫不懼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赫持為相定稅賦立造
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
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
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吏官簡遺豫之際恣為
矯誣卒使楚材憤懣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結
構援進宵人昇之以政相與割刺天下而天下被
其禍荼毒宛轉一年一民一願莫不引領望

明君之出

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
主末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拮拑聖者察郵傳遣使
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漶官黜責殆遍其
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委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
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
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
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
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
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

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
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
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
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
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使
參用漢法至李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
文物繁興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
脩元經即與高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
北小夷部出塞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
用遼宋制度最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

號十學士五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
法制脩明風俗淳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
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
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
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
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

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
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士民所望久
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

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
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
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
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
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
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拔附姦邪更相援引比
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
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
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
在厥初易曰夙夜匪懈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叢春致書元三年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
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禦剛
以柔蔽明以晦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令難
去誘之以甘言棄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
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
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
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
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
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

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結皇綱藻飾王
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
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掣會比隆
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實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
納責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
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以隔越迫於事幾故
不避斧鉞冒觸冲風無少
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十月

陳祐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督

陳叔謹

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

事曰三才

不大計

非不知獲罪于時

臣以

三才

哥也技臣於畎畝之中

臣以

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

臣以

臣以

陛下之祿將踰十年

臣以

臣以

國計効死以報陛下

所以

臣以

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

有補於時

臣以

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

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

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

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人

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

聖朝之興也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田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

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

生陛下陛下神武聖之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

燕隆創業之基兆民德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

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及者陛下

陛下

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
光武之興漢六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
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
運者有四氏望陛下樹大平之本者有三臣請併
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
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
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
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
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治此天命陛下削藩鎮
有變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
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
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
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
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
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
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
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
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
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
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

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
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二故授
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
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
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
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
賴陛下斷自聖叢筭無遺策故摠攬權綱則藩鎮
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
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
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

爲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
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
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
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
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
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

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爲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首姓寫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

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生九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天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百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運長世之大議政以奉國之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陛下皇天以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監。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於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不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

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仇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舉處之議。稱藩之奏。可尅

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變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
糴壯士之心結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
以盡節為愚以苦諍為忠以直書為諱是皆姦人
蔽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
風將見私門為格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皋
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
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患此臣所以為陛下惜
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若禍弄威柄者御史自當
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

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
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
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
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
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
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
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願惟陛下求之與否

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為盡美而賦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
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
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
之臣五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
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
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
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

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
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聽之上皆能專主庇
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漢此少之間哉夫士之處
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所以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
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者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議典政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
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

詔書布告天下限以其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蔭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兼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一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

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澆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諛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三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善者嘗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也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務思而更化可謂深識治

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或謂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一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古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而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

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邪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則邪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強當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以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若施乎堅冰折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
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者陛下文明之時

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耳目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滯一知無不糾非於人有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而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

聖上洪福幸頒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漸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綬用再整宏綱思仰洽期謂可立符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承恩命復領中

言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
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
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
根因來歷徃徃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
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
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今
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
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
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
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
立相巨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
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
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亡
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
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
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
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
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焉一十五延玉器七件其餘
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
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
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
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
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
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
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
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
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

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
天下警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
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指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
美錦校量上絀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
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
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
抗惟以一齊反之語寧堪眾楚人之咻終恐事效
無徵同歸不勝其幸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
為群小所沮以琴大書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
燕在平之於楚廉頗之於趙趙奢之為吳臣漢

蓋望之楊震之流唐世之類千數百年
之後讀其傳意其人無不羨慕而長嘆者今丞相
亦國家之名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
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大夫
柏顏丞相皆為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
朝廷異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
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
外者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
贊則天下之才悉用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
皆得行其善此誠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

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措克者在
位倚以為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
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
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
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為刻剝之計民力
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
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
亦豈輕哉是言推按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
如同一身一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身體血氣完
實則國體強血氣損傷則國體衰未有耗其

正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
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
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
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
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
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
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
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爲甚也夫財

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
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
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
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鎡銖之悉取帥上下
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
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
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
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
勝言者計才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
有顯明今袁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

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
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
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
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
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
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
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
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

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之
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
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
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
所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誠
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
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
時不言之故致蒙

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
復默無一責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忠直之心

庶免知
待罪

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教俯伏於

國朝文類

卷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十五

奏議

諫幸五臺疏 元順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
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察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
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
言路即諫官也焉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
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擬建寺宇士不既興
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
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 太后親臨玉堂布施金幣廣濟福利
真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
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
不可一也 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徃復暑途
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
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 陛下即位以來遵
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
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刑焉用之其不可
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昔
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

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
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
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
聖體 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忘親之懷其不可
五也伏願中路迴輓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
神上以循 先皇太后之德以盡 孝
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祈
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倦
倦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
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編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摘拾百官短長照
 別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
 社稷下有係乎民之禮文風俗治體所有名爵謚
 賄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
 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勤定制則官自守脩武則
 先郵兵嚴試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
 繁無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
 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

黎庶是戴崇示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
 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嘔
 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
 感應欽覲

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
 祖宗之鴻業於進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榮衛者
 為先至於酒醴固是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
 之際命近侍屏隣思一獻百拜之儀則天下生
 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

季發歲越百三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
事於南郊親裸于太室則天地否則神明降禧
溥海內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群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
是也觀闕盤鬱城雉縹環 聖之所御紫庶之
所瞻今 聖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
物觀聽有所未前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
夏統體天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
則萬物被光群生仰明

二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

年典章文物未宜粲然光于前代況欽遇
文明之主如 聖取士吏貪降等之類屢後言
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復遺世無所鑒觀則
於國家太平福樂之盛實為闕遺且夫群
對之際御史執符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嚴整
若則雖有懷姙利乞官賞者亦不敢空立
如蒙開奏命口書省會集文翰新明官官
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
明生民之福也
古之為治豈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

者達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登惟
聖上君德昭然孝慈純備習居潛肆於致天下
儒學之臣延納海內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
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而扣交道却珍禽而
絕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
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之臣有幾
一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
一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
一學齒胄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
一仁孝溫文一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
實係國家萬世之福卑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
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
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
書亦日佐大臣決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
筭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
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筭學博
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
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
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

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
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
東浙東荆南山東四道並為無用徒月費俸廩
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
路分總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名
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
數路官府牽制煩複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
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

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
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
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
叙或戶絕等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
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為體不輕必
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
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為華好一旦直
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勦敵不惟本人自取肝
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
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

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 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為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惧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蓋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

役卑職頃居田畝豈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廢叙原此心謂之無賴而今竊弄府州司縣之權利刻期下弱以肥其孽良可憫嘆如蒙聞奏命中書省各各路存留官經歷知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令酌古制今各州判官會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為官制不紊體統稍均人既有心事自不苟為係於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毫銖一失利害懸

一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

平居使之順其逸也
小廉曲謹然後效
不可不擇也擇而
重則可倚倚之而
理今近歲連名北
敵易將非策也竊
一漢軍征成嶺海
其所屬軍官利在
人北方本家所有
納終致破產不敢
也易是為御將之
之勿疑不疑則專
大將似涉輕易古
及此伏乞聞奏施
南歲病而死者十
殆之際必用資財
畜田產厚息借貸
詞夫以世襲軍官
深文密法而不責
道夫將
專專則重
語云臨
施行
七八
指軍
折還
食部

下行任深可哀痛今
等數處征戍軍人果
貧苦闕用之人比及
有司約量借放封裝
或應借貸而不借貸
道廉訪司體察究治
感軍官日富
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
有病患除官為看醫外其
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
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
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
如此庶不致由原軍戶日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
教閱練習武藝務日力
用仍除諱衛守把外
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
訓養精銳則萬一應卒得
不令與官貪作工蓋造役

皇朝文獻卷五

使勞苦其甚

一、常定謚古今差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
善人有勸於生前所歲謚號之稱不公殊甚如
一、今後太常定謚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
真情稍伸國典不暗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一四民則以農為次百貨則
以穀為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
為急焉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衆多驅墾畝之
業就市井之末蓋矣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
乞將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奧魯總

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
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畫一開坐行下有司
海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逐相食踐田苗并彼此
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
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輕贖之類
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於是在錢糧
內以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甲不實者許廉訪司
嚴察如此甚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一、額一冊相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辨所能兼備也切准官言未備以有未舉正類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日異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尚有所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以有管見五事伏異采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

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名儒厚路隋為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也

宗政殿說書也世祖皇帝嘗令左右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一裕皇在東宮時亦嘗令宿客宋喬曰講尚書今聖上崇尚儒雅萬精求治凡可以與太平者莫不舉行唯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為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之具不同也今莫

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上義理精明者
二員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
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
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
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
其事伺 聖上清燕爲之引進道達或半月一
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 世祖嘉言
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
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
略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

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
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
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隸中
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
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
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爲曠典伏
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溫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
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
立異者二員俾爲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

沃聖心此其言今其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
一之蒸况臣一重職則仁聖不以爲難必能賞諫
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勲臣大禘詩曰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
禘于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
尹也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
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
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
穎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

周禮司勲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
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
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
美石熈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
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

太祖皇帝肇建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
吉天臣奏美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
十有司司天禁議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
功臣配享三不志蓄勲實有以勉厲羣臣雖

古人素山若禱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
近臣講究 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
事 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
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
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
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
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
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
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

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
董者也今京師廟學與
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
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
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
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
不過一筵一豆門人豈
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
容南北之理各異也古
路點皆父也回參皆之
教所係此當因而不可
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
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
曾於曾子是知孟子乃
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岳
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
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
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
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
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

竊以為不然蓋廟學也父為庶僚子為宰朝會殿庭列則殊不知抑私親而昭所以明人倫也如今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席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先儒師第之禮不廢禮亦可以見我朝明無窮矣

國家遠祀猶朝建之禮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雖尊安能超之于上哉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予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具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世因之而科舉益成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於科目也宋起孫明蘇洵於眉山而進之之講筵所以尊尚有才之盛職此之由今有司以防姦欺設邏拘小節固不以為嫌

然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房社裴郭諸公未必盡出復於泰山而處之曹監後容臺權程願於西洛而實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能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予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

就六藝科目固足以但何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
賢中人已下之資可一列誘若學際天人道全
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
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華
遜林泉不求聞達不習
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
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
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
朝者天下國家之本禮
漢置唐宋靡不由之洪惟

聖元龍興朔陞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
大經大法固已追遠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
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
代不刊之典而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茲新廟
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宜於今者固當議而
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
彥曰后稷居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
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親疎之序而使不亂
也兄弟共為一世昭皆為昭穆皆為穆七世而止

唐增為九世十二室趙宋因之為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為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為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太祖居中為第一室為二世睿宗居西為第二室為一世世祖又西為第二室為一世裕宗又西為第四室為一世順宗居太祖之東為第五世成宗又東為第六室兄弟二室為一世

武宗又東為第七室

仁宗又東為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為一世故八室止為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安奉

太祖皇帝為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祖既居中則唐宗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地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

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
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
成宗順宗顯宗三之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
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
英宗居西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
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
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昭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
典可為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為累朝定依室次
於新廟遷安則 顯宗躋 順宗之上為東之第一
室居 裕宗之下則為西之第五室 顯宗之室

定而 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蓋 顯宗在東則
仁宗以下更無餘室 顯宗在西則 英宗當附
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
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然僖公猶
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
若以此言之則 成宗宜居上 順宗次之
顯宗又次之若以國 更兄弟長幼言之則 顯宗
固當居上 順宗次之 成宗又次之 英宗居
西附 裕宗之下 禮為逆祀而孫居

父祖之上可乎
或左或右初無定論
宗廟亦居東方
方位既依禮經而
且如今之朝賀或
則尚左居東則尚右
東者復尚左矣公私
致職居博士宗廟
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六
禮重宜從使院詳酌以行移集議取自

三載

真定王華心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真

竊聞天子七廟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
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
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游之名其後郡國所
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
黷於祭祀時為帝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
不祭於臣僕之家以變聖朝建七廟崇奉孝享
可謂至矣而
官竊惟育功德

太祖皇帝 世祖皇帝 神御奉 家人禮祭供不用 郡國又非龍輿降 御容非禮之甚伏 玉華宮照依京師 供罷遣太常禮樂 之靈無藝黷之煩 而禮官免失禮之 責矣

太祖皇帝 世祖皇帝 不聞有原廟 天聖皇帝 歲時差官以 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 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 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 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

國朝文類卷第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
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
屢至慶頌交馳欽惟

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
兼愛豈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
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
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

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
襄再駕而降鄂岳斬黃面縛江池心歸鐵瓮之堅
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
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偽將悉朝
於闕下幼君返寘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
和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
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其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
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勲之事駿奔効命正
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 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

中統元年九月為真定廉宣撫作

李冶

臣其等言伏為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
果凶徒之一掃翠華旋軫透明詔之載頒率土皆
臣普天同慶伏以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
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為兵非得
已屬者逆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構成內難
惟聖人必欲去害肆 天子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
師庸示安民之玉帛靈旗順指醜類畢燔衣暫試於
一戎月連飛於三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
迴鴻鈞自斡宗機華國永享無疆之休日月貞明
足為群目之用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道尊元皇途斷電馳廟謨洞
徹既多算以勝小算况至仁而茂不仁是宜氛祲
廓清車書混一上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
平凡在陶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蕃翰
不獲稱慶於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遙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
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
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

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

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迷職奄瀚海以為家獨此
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
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皆德食言難一二計當
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為城下之盟逮凱
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
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
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
于自求怒致聞於天將禁旅恭行天誅爰
從襄漢之上流直趨荆楚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
表烽煙直接於秦蜀之邊疆德量力之心乃有殺

使毀書之事為... 宗謂根本之宜先乃命
阿刺罕取道於... 病逸師於海渚臣與阿
木阿荅海等忝司... 指為都倚角之勢既成
水陸之師並進當... 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
為期諸將連營而... 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
為稱姪納幣之祈... 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
何益於實事率銳... 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
臣放散思歸之衛... 士崛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 降藩始豎其宋國主率諸大臣
已於二月初六日... 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

庫封籍待命外臣... 去平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
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茲惟睿筭卓冠前王視
萬里為目前運天... 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
歌七德以告成深... 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更
陳虎拜之詞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 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
或失應眾所共... 鑿且天運之靡常始人為之未密
昔稱作者初匪... 一未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
聞踈闊蓋由年... 日其周分不知闕測以考

真率多傳會以式合以行以承以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區其仰曰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朏胸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為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

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實錄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粵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況大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而治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都章聲遠以推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

宏遠朝野清明內則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
令登崇俊乂外則整治師旅申嚴邊將布揚威德
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之舉不燭守之以勤儉
朴素養之以慈惠和夜旣權綱綜覈名實賞罰
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推行萬彙連茹群雄入彀削
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
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
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
之文罄所有而醜戰功不待計而救民之聽言擇
善明德緩刑歛福勗民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

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
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
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
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
以謙讓弗違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
邁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爲實錄究心宗祏凝孝
羹墻開館書而增置官僚敕群司而大紬圖籍編
摩既富搜訪於羣書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
之注張皇初度考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蠲繁

而就簡俯彙管見仰體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
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繁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
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
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謹依條據粗致無遺
今具所修成

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
六卷九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為二百七十帙用黃
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
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
得冒瀆 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錄表

皇朝通志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職 三后在天實監玉堂
之紀粵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

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溫文睿統之垂業之創念
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纂錄首崇筆削之任
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年繫
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
以所編成

順宗皇帝實錄一卷

成宗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

高宗皇帝實錄五十卷
自七卷前詔錄三卷總
計一百三十四卷
給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載睹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
品群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禮儒臣而加異相
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
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位隆往代典謨訓
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齊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澄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
於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
過厚揆分何堪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
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
朝家之興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謏才乏卓卓之
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
器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覩發身於昭代大鈞
鑿不殖薰小物亦預陶鎔惟
法至元苦責立園之德歷
三宗遠延祐游非館閣之幸

禁林

今皇處以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上聖
之簡知得廁群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
之年而螻蟻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
學於郡縣內之弗能裨謀議於廟堂糜廩粟費俸
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論凜然因負采薪
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常戀闕庭奈景
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況又耄耋
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欽遇
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

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
隱之仁惻款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
貺實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
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壹是歡榮等如祇受臣
栖遲畎畝既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
精神而報上所賜鈔定段疋除已嚮闕謝恩外未
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實錄表

至治三年
二月進

袁楠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
筆祇成信史上徹宸旒法惟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溫恭合德詩書造
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爲師嚴官規而限祿詎經
作則稽古鑑今著龜定主鬯之公棧樸藹奉璋之
衆宜登琬琰永祕縑緗欽惟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慕切羹牆
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
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
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
所編成

仁宗皇帝實錄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詔錄一

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黃羅袱封全謹
具進呈

賀登極表

虞集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
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
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 祖宗之舊星辰河
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
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彛訓坐明堂
而布政永贊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一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
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
便蕃之賜獨興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
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
義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九將圖治慎在

示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
迹可以鑑觀爰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其
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
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
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若非其人
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充迂踈守其師
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
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達猶重
昔人之嘆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筵廣

國朝文獻卷一
一
夏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職之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慶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遠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賢在朝尚恐侈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瓊表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

稱萬壽

進實錄表

至順元年
五月進

謝端

瑤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燕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烈素慚載筆今幸成編洪惟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德洽堪輿恩覃動植制禮作樂繫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秩若朝廷之紀四葉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懷惟刪定之公乃可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明時欽惟皇帝陛下適駿有聲粵若稽古謂文武之道必方冊而後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述之

善志大揚厲之洪休蓋尊所聞莫匪爾極臣等事
徵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爲大寫之
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

英宗皇帝實錄四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錄二卷總
計五十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
三月進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
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
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
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

命龍朔續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
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
未歸於簡牘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
躬親萬幾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

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
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編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
倣周禮之六官作 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喻
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爲本而文爲輔百
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 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
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
成秩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